

当传统与科技碰撞，武夷文化就“活”了起来——

月映武夷：看古今美学交融

□张筱惜

武夷的月光，藏着两个千年。
一个是世遗山水的千年灵秀——丹崖壁立万仞，碧水九曲蜿蜒，亘古不变；
一个是宋明理学的千年回响——“天即理”的哲思，穿越八百年仍振聋发聩。
这份双重底蕴，成了《月映武夷》最足的底气；对“内容为王”的坚信。曾执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广场活动的导演肖向荣，用一场水幕光影的“魔法”，把两个千年织进同一方舞台。
当朱熹的身影从总角稚子走到白发老者，武夷的世遗密码、朱子的成儒之路、世人的为人之道，都变成了看得见、听得懂、摸得着的人生答案。

科技入画：

把真山水『搬进』剧场

看《月映武夷》，好似走进一方山水。
文化与山水如何融合更有新意？演出如何成为观众“必选项”？朱子理学如何以简单、寓教于乐的方式被读懂？
不妨先来看一组硬核数据：

70分钟观演，800年文脉流转；
10000立方米水量，1秒水陆切换；
4块IMAX巨屏，270度全景环绕。

演出开场，混沌星云倾泻而下，万千星辰扑面而来。地球脉搏涌动，武夷群峰随之拔地而起。这一刻，观众仿佛被拽进时空长河，望见武夷诸峰傲立，九曲碧水流淌，在奇秀壮美的山水长卷中，触摸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。

这是4块IMAX级巨屏创造的奇迹——
屏幕呈扇形围成三面屏，搭起270度全景空间，裸眼3D技术消弭视觉差，让观众不是“看画”，而是“入画”。“我们特意增强了沉浸感的设计，把观众牢牢‘包裹’在武夷山水里。”视觉总设计冯岩介绍。



工作人员在调试水幕和雾森装置
(张行健 摄)



月映武夷水舞台获世界纪录认证(张筱惜 摄)

“前一秒还是书房，后一秒就成了九曲溪？”当少年朱熹在“六经堂”里诵读，舞台是干燥的地面，书桌、屏风整齐排列。可当他念出“举座且停酒，听我歌远游”，舞台突然“消失”，10000立方米的水瞬间涌现，地面化作万顷碧波。

这是世界最大室内水幕舞台的魔力——
跨度67.8米的水舞台，藏着8225吨水循环系统，能1秒由地面切换为一汪碧水；台口宽度45米，舞台面积近2500平方米；公演时便拿下WRCA“世界单体最大的室内水幕舞台”认证。

“其实，水舞台并不是最初的方案。”舞美总设计师郭昕回忆说，“当我们泛舟九曲溪，被那抹青绿深深震撼的一瞬间，下定决心要做水舞台，把山水‘搬’到观众眼前。”

于是，山水跟着剧情“活”了起来。
朱熹踏歌山水间，2400平方米投影在水面落下星光点点，青衣水摆被溪水沾湿。

舞者持竹篙敲击水面，波光碎成一池金箔，恍若九曲溪水正载着他的身影远行。

“格物致知”的叩问响起，数控喷头齐齐启动，细密雨丝沾湿朱熹的鬓角，空气里飘着思索的沉郁。水面不时泛起圈圈涟漪，像极了他心中翻涌的困惑。

“我懂了，我懂了！”朱熹振臂高呼，跃下巨石。顿悟的瞬间，长达45米的雨帘滂沱而下，烫金的誓言随雨幕纷纷坠落，与他“理在天地裂痕处生长”的呐喊撞个满怀。

他抱起一捧水，喜极而泣——那一刻，八百年前的哲思与现代人对生命的叩问，在雨水与心潮的激荡中产生了共鸣。

这还不是全部。建本雕版会抬升为60度斜面，演员踏“版”而舞；竹筏能从天而降，载着朱熹“漂流”九曲；巨大的月亮、荷叶在空中漂移，与水幕、冰屏错位融合……升降、开合、推拉的机械，与吊装、威亚和雾森装置合力，让山水灵秀在科技里有了立体又鲜活的样子。

匠心温度：

让千年传统『可触摸』

看《月映武夷》，宛若寻觅一片月光。

一群白鹭掠过碧波，踮脚时羽翼轻拢，展翅时似入云海，仿若朱熹眼中的武夷胜景跃然眼前。

“白鹭翩跹”的这份轻盈，藏着服化道总设计师韩春启的巧思。

演员要在3至10厘米深的水中起舞，普通舞鞋遇水打滑，雨鞋又笨重、束缚演员发挥。团队日夜钻研，与厂家沟通磨合，经过六七次调整材质、改进鞋型，终于定制出美观又防水的舞鞋。

“柔软贴合，还不进水，是水上起舞的‘秘密武器’。”舞蹈演员黄琳颖举着鞋，眼里都是笑。

水是演出的魂，也是武夷山的魂。把《月映武夷》当“封山之作”的韩

春启，回想起反复试防水材料、改道具改得和导演“吵架”的日子，笑着摆手：“越难越过瘾！要的就是服装道具和水‘亲’，又不被水泡坏。”

“还有这‘0重力’单翼舞服，用的是道具化服装。”韩春启指着白鹭的“翅膀”，“单翅更有艺术感，材质轻得像没重量，和演员的动作融为一体。”

朱熹的形象，更是“科技复原”的典范。团队从宋代古籍、古画里抠细节：冠帽的样式、衣料的纹路、色彩的浓淡，都一一考证。演员复刻古画《朱子讲学图》的行走步态，配上写实的“七星面妆”，宋代文人的儒雅，隔着近千年月光扑面而来。

细节里的匠心，全是对传统的敬畏——

民间的龙鱼道具，在传统红、黑样

式的基础上，改成红黄绿交错，加了纱和灯，舞动时飘逸梦幻，像游走在星河；

“六经堂”一砖一瓦按《营造法式》复原，舞美设计反复推敲布景比例，运用山水画“平行透视”手法，让宋画诗意渗透进舞台；

舞台上的烛火，会轻微晃动，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暗，和古代烛火的质感一模一样；

荷花女、礼官的服饰，守着宋代简约素雅的风骨，又添了现代剪裁，穿在身上，是古画里走出来的美。

当机械舞台沉入碧水，光影如月色铺陈；当演员踏着专属舞鞋在水中起舞，朱熹的衣袂随水纹飘动，《月映武夷》带来的不仅是视觉震撼——它让传统从书本里“走”了出来，成了观众伸手就能接住的一片月光。

演职人员正在彩排(张行健 摄)

“0重力”单翼舞服

演职人员正在检查道具龙鱼灯(张行健 摄)

民间龙鱼道具

声乐光影：

让科技『读懂』东方美学

看《月映武夷》，仿佛遇见一抹茶香。
科技的最高境界，是“藏”起自己，让观众只看见美。《月映武夷》的声乐光影做到了这一点：让科技读懂美学，让技术生长出传统肌理。

建盏在火中裂变，盏中星河流转，千年窑变技法与数字投影的对话里，藏着“经火炼方成才”的东方哲思；

全息投影搭起古代学堂，灯光渐亮时，书声仿佛从时间长河中传来，让人想起自己挑灯夜读的日子；270度环屏上，雨水、溪水、茶水、酒水、泪水交织，分不清是光影还是真水，就像朱子的思想，在山水间汇聚、碰撞。

闭上眼，你会听见更奇妙的世界。
少年朱熹举着建盏说“这茶好香啊”，前排观众能听见他的呼吸声、茶汤注入建盏的轻响；后排观众却多了份惊喜——星空“流动”的空灵音效，像站在武夷山顶，听风穿过竹林。

“这是定向声场的功劳。”郭昕调试着设备，“把声音分层，让每个位置的观众，都有专属的听觉记忆，就像古代书院‘远近皆闻书声’。”

《悟心》篇章的绝境，把这份巧思推到极致。
黑衣人的斥骂从暗处响起，透着寒意；傩舞的跺脚声从地面传来，震得脚底发麻；朱子的呐喊却穿透风雨，直击人心。

此时舞台骤暗，只有一束暖光笼罩着朱子。金黄烟雾与周遭黑暗的强烈反差，把“宁焚残躯也要守

道”的孤绝，刻进观众心里。

“我们用‘留黑’手法，呼应宋代‘留白’美学，还能避免视觉疲劳。”冯岩说，不同篇章的色彩选择，也藏着美学密码。

冯岩举例分析，蓝紫色调模拟星河流转，自然风光倾向金绿配比；建盏篇章以红色、金色为主，突出泥与火的碰撞；谢幕时，灯光将舞台染成紫色，屏幕上的“书山”微微泛红，在演员各色衣着映衬下，让人瞬间想到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的画面。

“我们要用最现代、最科技的手法，去讲最传统、最艺术的故事。”国家文华奖获得者、总制作人萨迦多吉的话语，道出《月映武夷》的创作初心。他始终相信，那些让人眼眶发热的瞬间，从不是艺术的偶然巧合，而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深情回响。

这场演出呀，真像一泡“茶气十足”的武夷岩茶，馥郁的香气撞进口腔，后背微微发汗。800余年文脉浓缩在70分钟里，如氤氲茶气，让“格物致知”的智慧、“经世致用”的担当，都照进了寻常生活，余韵悠长。

水为墨，光为笔，舞台即宇宙，观者即行者。《月映武夷》写下的，是武夷的千年过往，更是传统的光明未来——

你且品，那些藏在故事里的科技，恰似武夷岩茶的回甘，初尝是视听的震撼，回味是文化的绵长。而这份文化的温度，会永远“活”在崇阳溪的月光里，活在每个被触动的人心里，生生不息。

四块IMAX巨屏与全息投影把山水“搬进”剧场
(张筱惜 摄)